



莱蒙特著

农民

冬

吴岩译

农民

卷二



[波兰]莱蒙特著

吴岩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Ladislav Reymont
The Peasants, Vol. II: Winter

本书根据 Jarrolds Publishers, London 版本译出

农 民

卷二 冬

原著者 [波兰] 莱 蒙 特
翻译者 吴 岩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：10 插页：3 字数：221,000

1962 年 4 月第 1 版

196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347

定价：(九) 1.05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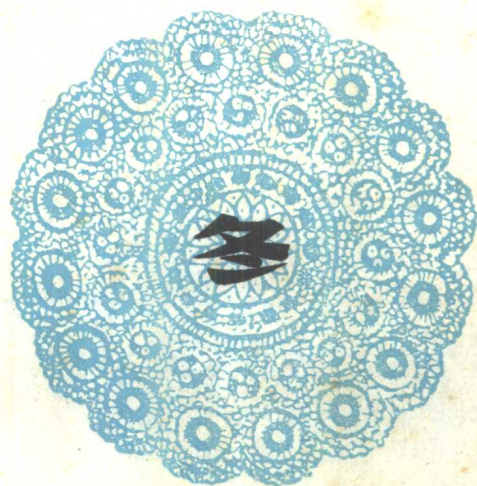
內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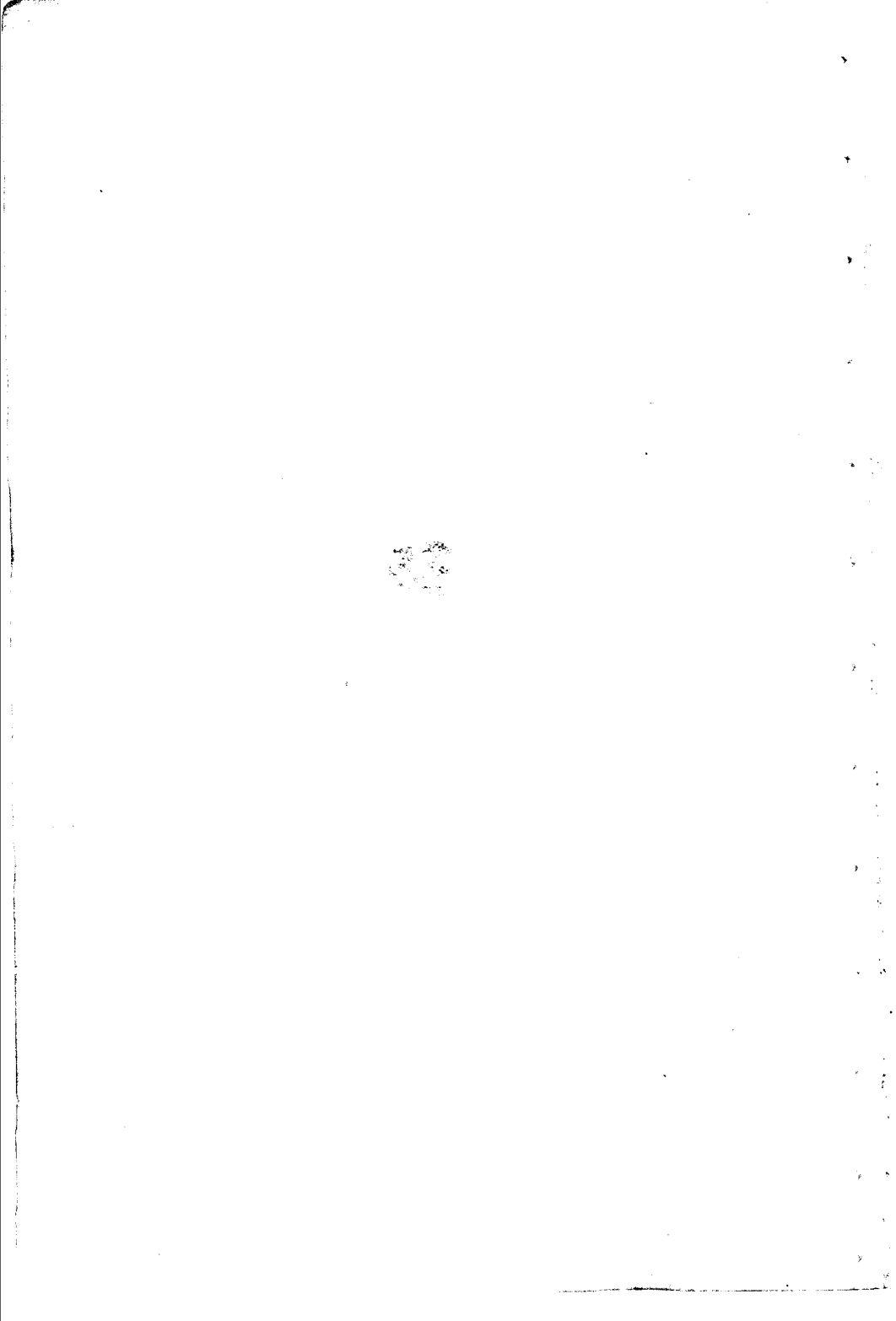
《冬》是《农民》四部曲的第二卷。在这一卷里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，发展为大规模械斗的正面冲突，而安蒂克与雅格娜的热恋，也达到了悲剧性的高潮：两者错综地交织成了一个可以独立成篇的故事。

在风雪交加的严冬里，列普卡村的农民们陷入了天灾、疾病和饥饿的困境。这时候，大地主霸占全村农民公有的森林，进行大规模的盗伐。神父和磨坊老板等站在大地主一边。富农波利那犹豫观望。贫苦农民群情愤激。波利那迫于形势，终于投入了反对大地主的斗争，并且协同全村农民，与大地主手下的人们展开了艰巨的械斗，以极大代价取得胜利。

同时，被父亲波利那逐出家门的安蒂克，在艰辛痛苦的日子里依旧热恋着雅格娜；雅格娜对他也旧情难忘，突破丈夫波利那的监视，不避艰险地跟他秘密来往。他们在干草堆里幽会时被波利那发现，纵火焚烧。虽然幸免于难，安蒂克却因此被认为纵火犯，遭到神父和村民们的唾弃。他蓄意杀害父亲。但在大械斗时改变初衷，帮助父亲和全村农民击败敌人。

莱蒙特在这一卷小说里真实地揭示了大地主、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利益冲突，他们之间之错综复杂的关系；生动地描绘了人物的性格，农村的风俗习惯，以及变幻多端的严冬景色。





第一章

冬天来了。

开头的几天，不过是在试试它的力量——跟秋天搏斗角力，然后又呼啸着去死灰色的远方，象是什么饥饿不堪的怪兽一般。

如今到来的，是那些冰冷凛冽的白天，透着蒙蒙微光的、凄凉沮丧的白天，是那些没有生命的尸体般的白天：鸟儿发出恐惧的啼声投奔森林；河水惊惶地汨汨鸣响，有气无力，缓缓流动，仿佛因为害怕寒冷而瘫痪了；连乡村也好像在颤抖，乡村里的一切生物，好象都朝着北方以及北方深不可测的云霾，惴惴眺望。

而黑夜还是和秋天的那些黑夜一样，充满了恐怖的唏嘘叹息和颼颼飒飒之声；仿佛是挣扎的声音，突如其来的沉寂；狗在号叫；木材突然劈啪冻裂；寻找栖息之所的飞鸟，哇哇哀鸣；从隐没在黑暗中的阴森森的十字路口和森林地带，又传来了可怕的呼唤；还有魑魅扑动翅膀的声音，还有潜伏在吓昏了的茅屋墙下的黑影幢幢。

黄昏时分，夕阳巨大殷红的形体，偶尔也会在西边儿仍旧显露出来，笨重地往下沉落——一个熔化的大铁球，里边涌出血红的铁水洪流，周围升腾起烟一般的漆黑雾霭，看上去象是壮丽而又凄惨的大火。

人们说：“严冬的威力愈来愈厉害了，凶恶的暴风就要起来

了。”

事实上，严冬的威力也的确愈来愈厉害了——一天胜似一天，一小时胜似一小时，甚至一分钟胜似一分钟了。

十二月四日是圣·巴巴拉节，守护灵魂往生天国的圣女巴巴拉的节日。紧接着圣·巴巴拉节之后，就刮起了第一陣急驟凌乱的咻咻冬风。风在地面上飞掠而过，发出象猎狗穷追猛赶时狂吠的声音。风扎进耕耘过的田野，在丛林周围咆哮，卷起积雪，折断果园的树枝，扫荡大路，激起河水澎湃；它不費多少力气，到处把一切簡陋的茅草屋頂和篱笆都摧毀了。这之后，风依旧呼嘯着，却向森林逃奔而去了。继这陣狂风之后，就在当天晚上，又从昏暗中冒出了巨风：喝咻喝咻地喘着气的嘴巴里，伸出了长长的尖厉的风舌。

巨风刮了整夜，在田野里嗥叫而过，象是一群群餓狼。巨风也大显了神通。天还没有亮，僵硬的大地上的襤褸殘破的雪衣，已經完全給剝光了；只有在某些地方，在洼地和沟渠里，才可以看到殘留下来的白雪布片挂在篱笆上面。田地上也留下一些发光的白斑；道路可彻底冻住了，——仿佛变成化石了——严霜用它尖利的牙齿深深地嚙进了泥土，因此，泥土受到掙击时，便发出鋼鉄般的金属声。可是，随着早晨的到来，巨风便逃到森林里去躲起来了；巨风潜伏在森林里顫栗发抖。

如今天空也布满了愈来愈黑的彤云。云霾从每一个洞窟里爬出来，抬起怪大的脑袋，伸展細长的身体，迎风投出灰色的鬚毛，露出又大又脏的牙齿；云霾成群結队地汹涌过来了。从北方来的云：黝黑而巨大，可又凌亂而襤褸，彼此层层重叠，枝节横生，如无数吹倒的树林，中有深邃的罅隙間隔，上面又仿佛散布着淺綠寒冰似的巨大条紋。这些彤云以狂野的力量奔涌前进，发出

沉悶的呼嘯。從西方來的那些是緩緩行進的云：鉛一般的顏色，巨大浮腫的形体，有的地方象火焰一樣發出明晃晃的光亮；那些云朵一個挨一個的依次行動，在長途跋涉中愈來愈堅決了，跟成群的大鳥不無相似之處。從東方駛來的是扁平的鐵銹色的蒸汽團塊，千篇一律，十分單調，就象傷口斑斕滴血的腐尸一樣叫人不敢正視。從南方也飄來古氣盎然的云朵，顏色黑中帶紅，叫人想起一塊塊的泥炭，外表上有條紋和斑點，雖然暗淡而沒有生氣，里边兒却好象躲藏着惡蟲。也有云朵在高處浮游，仿佛是從熄滅了的蒼白日球里降下來似的，它們或是形成朦朧暗淡的鬼火，或是雜呈着繽紛的色彩，好比行將熄滅的余燼一樣。所有這些云霧都蜂擁前來，堆成崇山峻嶺，把整個天空都掩沒在翻騰着的渾濁的黑色洪流里了。

整個兒大地突然變得黑暗了；到處籠罩着沉重的寂靜；一切燈火都黯淡下去了；流水明亮的眼睛朦朧起來了；人人感到茫然若失，怔怔地屏息佇立。從大地里涌出了擔心未來遭遇的恐懼；嚴寒直透骨髓，一切生物都因為害怕它而發抖。人們看到兔子竄過村莊，粗糙的毛蓬蓬松松的豎了起來；人們看到烏鴉發出嘶啞的叫聲棲息在堆房上，甚至飛進了房子里。狗在外邊院子里瘋狂地嗥叫；人們氣餒地趕緊躲到屋子里去歇息，而神父的官馬卻拉着殘破的車子，沿着池塘走過來又走過去，撞在籬笆上，發出毛骨悚然的叫喊，又找路回馬棚去了。

黑暗開始持續不斷了，渾渾沌沌，十分喪氣；雲霧一天低似一天；雲霧從森林里蟠行而下，好比一團濃密的塵土，它沿着田野滾動，象湍急的洪流；然後它又侵入村莊，把萬物沉浸在一片暗淡冰冷的霧氣里。突然之間，天空當中裂開來了，放射出深藍色的光輝，好比井底青鏡一般；於是就有一陣狂野的風呼嘯着穿

过朦朧的空間，雾气立刻被刮到两旁去了：破碎的通路就这样的招来了第一陣响亮的大风，紧接着就是第二陣，第二十陣，乃至成百陣的大风。

大风象千軍万馬似的呼嘯而过，象洪流似的急泻而下，无可阻遏；大风象掙断鐐铐脫出桎梏似的奔騰疾馳，蔚为狂怒咆哮的浩大声势，打击着黑暗，彻底驅散着黑暗，把黑暗吞沒，或是象烂糠粃似的扫蕩掉了。

远远的，在田野之上，在叫嘯着的騷动里，雾靄被风赶着攆着，象是泡沫一样。

云靄呢，为无情暴风的脚所踩碎，逃逸远揚，躲到森林里和森林地带去了。天空廓清了；虽然神色暗淡阴沉，白昼总是重新朦朧地出現了，各种生物都象得救似的松过一口气来了。

星期日几乎整整的刮了一天大风，沒有休止也沒有减弱。白天的时候，也还不太难受，夜間可簡直无法忍受。明晃晃的、星光照耀的夜降临了，就在这时候，巨风使出它最凶猛的把戏来了。人們并不象平常风高时那样的說什么：“一定有人上吊了。”而是說：“現在一定有上百个人上吊了！”好一片狂号怒吼、砰砰轰响、嘖嘖有声啊，簡直象是千辆空車在冻得結結实实的冰上飞驰，沒有一个人能有一瞬間的安睡。

茅屋也同样的在嘖嘖嘖嘖的发声。暴风再三的冲击着屋子的角落，掀起茅草屋頂，叩撞門戶，有时候甚至破窗而入，使人不得不在夜間起床，用枕头堵塞窗上的裂口，因为这时候风发出吵鬧的猪獾般的怪叫声冲进室內，而且挟酷烈的寒气而俱来，即使是睡在鴨毛被头下面的人，也要給冻僵了的。

在这些个日子里，在这些个夜間，乡村里的人們吃的苦、遭的难，沒有一个人能說得上来。

屋子外边的损害，也是沒有人能說得上来的。大风吹倒了篱笆，卷走了茅草屋頂，在乡长家里，吹倒了一間簡直可以算是全新的棚子。风把巴尔蒂克·柯齐奥尔家的堆房的屋頂卷走了，卷到了二百多米外的田野里；风吹倒了文西亚雷克家的烟囱；风撵掉了磨坊屋頂上的不少木板；至于許多較小的損失，至于果园和森林里連根拔起的許多树木，誰能数得清呢？咳，光是在大道上，就有二十棵光景的白楊树給风拔了起来，橫倒在路上，好象是許多給謀杀了的、殘酷地給断手朋足的尸体！

最老的居民也記不起巨风在过去什么时候曾經刮得这样猛烈，造成这么多的损害。

所以，人們都留在家里，在自己的茅屋里熏黑的椽子下一起拌嘴；因为在屋角周圍抛头露面不是什么輕松愉快的事情。然而也有些不大耐煩的妇女，有时会小心翼翼地趄出圍墙，去拜訪喜欢閑聊的邻居：表面上是湊在一起紡紗，实际上是嘮嘮叨叨的饒舌一番，发泄心里的怨气。同时，男子汉們在堆房紧閉着的門里頑強地打着麦子，从清晨到深夜，連枷一直叩打着地皮。严霜侵蝕过麦子，所以麦粒更容易脫落。

这些大风带来了日益刺骨的严寒。严寒强有力的冲击，冻结了所有的小河与小溪。現在泥沼发硬啦。甚至磨坊的蓄水池上也結了一层淡藍色的透明薄冰。只有在靠近桥梁的水深的地方，水依旧在流动；其余的岸边都被冰封鎖住了，要汲水就得打出冰窟窿来。

在圣·路西亚节之前，天气一直没有什么变化。

到了圣·路西亚节那天，严寒多少松劲些了；风也停下来养生休息了，风扫过平原的次数更加稀少了，喧嘩的狂暴的气势也更加减弱了；灰色的天空变得平滑了，好象廣闊的耙平了的大麻

色的田面，天空又垂得那末低，仿佛安坐在大路边上的白楊树梢上似的。

然而，午禱的钟声响过之后，寒气又立刻稍稍增加，白雪也大片大片的落下来了。

于是，黄昏来的更早了，雪虽然更干更象粉末，却依旧愈下愈密，一直下到夜色四合。

到早晨的时候，积雪已經有三寸深了，它象羊毛似的复盖在整个大地上，把大地蒙在它那樣着淡藍光彩的茫茫白色里；而大雪还是在毫无間断地繼續落下来。

一片那末深沉的寂寥籠罩着大地，沒有声息和音响刺破这如今涌向地面的成群成团的茸毛。万籁沉默，瘖哑，仿佛由于什么奇迹，万物都敬畏地停頓了，諦听着那几乎听不見的雪片颯颯紛飞之声。雪片悄悄地悄悄地向地面飄落而下——好一片不断地下降着的、朦朧而又閃爍生光的白色啊！

夜如今是白茫茫的一片渾沌，是閃爍的珍珠般的一片洁淨的曙色，宛如大地上最精美的漂白过的羊毛。这种亮光閃爍来自无垠的天宇——倒象是繁星的閃閃寒光，从天空下射之际，凝聚在一起，磨成了粉末——如今紛紛洒落在整个田野里了。松林不久就把白色尸衣披上了，牧場消失了，大路隱沒了，整个儿村庄都溶化在銀色雾靄和眩目的粉末里了。除掉川流不息地篩下来的雪花，再也看不到別的东西了。雪花寂靜地滑溜地溫柔地飄洒而下，仿佛是月明之夜的櫻花！

三步之外，不論是茅屋也好，树木也好，篱笆也好，或是任何人的面孔也好，都分辨不清了；只有人的語声，象翅膀慵倦的蝴蝶一般在星云状态的白茫茫之中飞过来掠过去。

这样的情况持續了整整两天两夜。結果茅屋都被白雪盖住

了，每一間都象戴雪的小山似的聳立着，屋頂上搖曳着长长的一縷炊烟。道路和田野融成一片辽阔的平原；果园里都积满白雪，甚至圍牆也給掩沒了；池塘在雪块崩落之下完全看不見了，疆界也沒有了，但見一片白皚皚的不能通过的神奇的絨毛似的平疇。

虽然更加干燥更加零落了，雪可依旧在下着。夜間，星星透过雪幕閃爍生輝；白昼，藍天有时也会从渦卷紛飞的点点雪花后面显露出来。人語声比較响亮了，不再象蒙着面紗似的說話低沉含糊了。乡村似乎稍稍有点活气了，人們开始动彈了。有人甚至想駕起雪橇馳行，但发现道路不通，不久就折了回来。到处有人鏟雪，在茅屋与茅屋之間掘出通路来；人人心里挺高兴的。特别是孩子們，快乐得簡直发狂了。狗也在东奔西跑，吠着叫着，舐着白雪，跟着頑皮孩子們乱窜。頑皮孩子們蜂拥在大路上，起哄在圍牆里，大声叫喊，用雪球互相投擲，用积雪堆成可怕的怪物，你坐雪橇我拖，我坐雪橇你拖；他們的愉快的叫喊和欢乐的游戏使所有的地方都充滿了喧鬧的声音。那一天，罗契不得不停止教課了，因为把孩子們关在屋子里念初級讀本是不可能的。

到了第三天，暮色降临的时候，雪便停止了；虽然还有很少的几片雪花，却跟抖动一只空空的面粉袋一样——根本不算什么了。但天空仍旧是阴霾密布的，烏鴉在屋子附近扑动翅膀，栖息在大路上。夜来了，沒有星星，阴沉沉的；夜色晦暗无光，只是被冻雪的白色冲淡了一些黑暗而已；夜籁寂靜无声，好比筋疲力尽的人一样。

“只要起一点儿风，就会下大雪了，”第二天早晨，老別列察打窗子里向外張望，口中喃喃地說道。

亨卡在灶上生火，向过道里張望。時間还早哩：全村的公鸡正在啼叫。晨熹依旧是灰暗的，好象拌和了石灰和煤，涂遍了世界似的；但是，在东方，却有一堆仿佛是蒙着灰的火炭似的东西正透着紅光。

房間里的寒气是那么凜冽、潮湿、冷彻骨髓，亨卡不得不在屋子里也光脚穿上木底鞋了。灶里，根本还没有什么火，青色的杜松柴只是冒烟，嗶嗶剥剥的爆裂。亨卡从木板上劈下一些木片，塞进去一些麦秸，終于把火引着了。

“这场雪可下够了，一冬的雪也不过如此啊，”老头儿又說道，向那結着一厚层青冰的窗子哈着热气。

剛超过三岁的大孩子在床上哭起来了；憤怒的斥責声，孩子们的哭声，沉重的关門声，从屋子另一边斯泰禾住的地方傳过来了。

“啊，薇隆卡已經在做她的早晨的祈禱了！”安蒂克一面把剛才烘暖的綁腿布纏到腿上，一面諷刺地說道。

“哦。随她去吧，”老头儿喃喃的說道。“她学会了說話——她就說話了。也許說得稍为多了一点儿，可她也沒有恶意啊。”

“还说沒有恶意哩！她打孩子的时候，难道沒有恶意嗎？她让可怜的斯泰禾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，对他从来沒有一句好言好語，难道她沒有恶意嗎？”亨卡一面跪在搖籃边給她的嬰兒喂奶，一面这样回答。嬰兒正哭着叫着，双脚乱踢。

“自从我們来了以后，三个星期日已經过去了：沒有一天不是吵一場打一架罵一陣才过去的。她是个妇道人家嗎？不，她是只畜牲……不过，斯泰禾也太沒志气了，他就听任她随意打他揍他。他象牛馬一样干活儿，她待他却比待一条狗还不如。”

老头儿有所恳求地看了亨卡一眼，正要想为薇隆卡說几句

好話的時候，門打開了，斯泰禾本人，肩上抗着連枷，探頭向里張望哩。

“安蒂克，你願意去打麥子嗎？風琴師要我找人給他打大麥。那大麥又干又好，打掉麥皮挺輕便……斐利普求我帶他去；可是，如果你願意去，這活兒就讓你去干。”

“多謝你的好意，”安蒂克答道；“不過我不想在風琴師家里干活。斐利普會干得挺好的。”

“隨你便。再見了。”

聽到丈夫一口拒絕，亨卡跳了起來；可是她立刻又俯倒身子，她的腦袋俯在搖籃上，掩飾着涌出來的眼淚。

“啊！在這可怕的冬天里，我們那麼窮苦，只有一點兒馬鈴薯和鹽，他自己身上連一文小錢也沒有……他竟回絕了送上門來的工作！整天坐在屋子裡，抽煙，想心事！……要不就東游西蕩，象個失魂落魄的人，尋尋找找，……找什麼呢？也許是找風吧？咳！咳！我的主啊！”她苦惱地嗚咽啜泣。……“現在，哪怕楊開爾也不會再相信我們了：我們不得不把母牛賣掉……的確，他在另外一個農民的田地上干活是不恰當的。……可是——我們能有什麼辦法呢？——主啊！如果我是男人，我決不愛惜自己，決不躲避辛苦，我一定要干活，干得胳膊也抬不起來，……咳，我是個可憐蟲，我能有什麼辦法呢？”接着她就動手料理家務雜事，時不時的偷望安蒂克一眼。安蒂克坐在緊挨着爐灶的地方，膝上抱着裹在羊皮里的長子，用他在火上烘暖的手撫摩着孩子的小腳，同時他却長吁短嘆，憂郁地凝視着爐火。老头兒在窗前削着馬鈴薯的皮。

他們彼此不說話，沉默下來了。——不安寧的沉默，孕育着隱痛、又為苦悶之感加深了的沉默。他們誰也不愿仔細打量對

方，誰也不愿开口；他們的說話演变成了哀叹，他們的微笑消失无遺，他們的目光里燃燒着压抑住的譴責，他們蒼白消瘦的臉上看得出生硬粗暴的表情，他們的心里燃燒着熾烈的怒火。他們給攆出波利那家門已經三个禮拜了，那末多的漫长的白昼和黑夜已經过去了，可是，被逐出家門的細節，他們还是記得清清楚楚。身受的損害，創痛犹新；頑強的反抗之情，依然不衰。

現在炉火燃燒得正欢，暖意充滿屋子，冻在窗上的冰融化了，屋子外边裂縫里的积雪，化成水滴流下来了，而冻硬的泥地上，也微微的冒出一点儿湿气来了。

“那些犹太人……会来嗎？”亨卡终于問道。

“他們說要来的。”

又是一句話也沒有了。真的，誰該先开口呢？該亨卡嗎？……她可不敢开口；一开口，她滿肚子的苦水都会不由自主地倒出来了！——或者，該安蒂克嗎？他有什么可說的？說他的悲慘境況嗎？他們两个人都知道的。他从来不喜欢交朋友；至于对人吐露心事，哪怕是对自己的老婆，他也不愿意这么办！何况，如今他的灵魂被憎恨所吞噬，如今每一个回忆都使他憤怒得渾身哆嗦，拳头捏紧，恨不得拿全村的人来出气——叫他怎么能开口說話呢？

关于雅格娜的甜蜜的回忆，如今他不再珍藏于心了，如今一丁点儿也沒有了，就象他沒有認識她、从来沒有把她擁抱在怀里一样了；現在，他簡直会把这姑娘撕个粉碎。

然而，他所感到的可不是憎恨。“有些女人，”（他认为她是这样的）“就象野狗一样，总是誰給它一块較大的骨头，就甘心跟着誰跑，再不然呢，你揮动棍子，它也就俯首帖耳了。”甚至这些个想法，也不是时常兜上他的心头的：面对着父亲使他遭受的雪

崩似的大害大殃，他忘記了她的过失。罪大恶极的是老头儿：是的，是他的父亲——那恶棍，那暴君，那在他腰上愈刺愈深愈刺愈殘酷的荆棘！——正是由于他——由于他！——才发生了这种种不幸的事情的。

在这些日子里遭到的一切灾难和受到的一切苦痛，統統都积貯在他的胸中，凝成好不可怕的一串苦恼伤心的念珠；他却不断的在心里数着那念珠，使灾难和苦痛記憶常新。

他对自己的貧穷倒滿不在乎。他是个壮健的汉子：只要头上有一片屋頂就行了，別的不需要什么了。

“让我老婆去照顾孩子們好了，”他想。比其余一切事情更刺伤他的心的，乃是人們对待他极端的不公不义。他感觉到这一点，不断地愈来愈感到刺疼，就象摩擦蕁麻刺伤的地方一样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！只不过在三个星期之内，全村的人都变得看不起他了，倒象他是个素不相識的陌路人似的。沒有一个人跟他說話，沒有一个人到他家里来看望，甚至沒有一个人跟他亲切地打一个招呼。他感到自己是个被放逐的人。

如果他們不来，也就罢了，他可不是低头求人的人。但他也不愿意退縮在一个角落里——他对任何人都决不让步一寸。如果他们要想打架，好吧，那就跟他們打上一架！……不过，为什么鬧成这个样子的呢？因为他跟父亲打过架嗎？——哈哈！难道列普卡村里沒听見過这样的事嗎？难道約瑟夫·伐尼克不是三日两头都要跟他父亲打架嗎？难道斯泰禾·普洛希卡不曾打断他父亲的腿嗎？然而，誰也沒有对这两个人說过一句責备的話！不，他們只是对他深恶而痛絕之罢了。当然罗，常言說得好：“天主保佑什么人，圣徒也就保佑什么人。”而波利那就好比是列普卡村的天主啊！